

一部东北大地的《白鹿原》
一道关东的“羊女之门”



属羊女

于雷 著



小说力作

延边人民出版社

属 羊 女

于 雷 著

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肖玉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属羊女/于雷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 4

ISBN 7-80648-408-6

I. 属…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336 号

属羊女

于雷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二厂

印数:3 001—15 000 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 插页 22 印张 55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2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48-408-6/I·123

定价:29.70 元

序

张笑天

于雷找我作序，当然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段师生缘。于雷是林区长大的孩子，一九六五年带着一身松脂油的味道由黄泥河林业局初中考到了敦化县高中，彼时我在那里教高中语文，从此结识。

在我印象中，于雷是个开朗豁达的人，有文采，这从他当时虽有些稚嫩的作文本里已经无可阻挡地透露出来了。

后来便是“史无前例”的年月，于雷以他的机智参加组建了“六·七·五·九”战斗队，“六·七·五·九”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中央发的一个文件号码，是号召复课闹革命的，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打出这个旗号，可见他对“文革”的反感和无奈。

他终于和许多莘莘学子一样，被夺去了求知的大好时光，集体户只能是他临时的归宿。后来他当了一段中学教师。有一次他见到我，说他很不合适当教师，他更想从事写作。我说为人师表是一种荣誉，与当作家并不冲突，我当了十年教师，从不后悔，我不知他是否以为然。

果然，他在文学创作的起跑线上起步了，他在广播电视大学读书的几年里，居然一口气阅读了二百多部中外名著，这实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原始积累”，厚积才能薄发，不然他不可能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发表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于雷是个不肯安于现状的人，同学们戏称他善于“跳槽”，我倒不那么看，这是人生不断选择、攀登的历程，“知足者长乐”不是开拓者的信条。我知道，林业局工会主席也好，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也罢，尽管他都恪尽职守，但他从来没当成最后的阵地。

他现在是在为自己挖好了可攻可守的掩体了，或者叫做工事，总之，以他这部长篇小说为标志，于雷成熟了，真正找到了自我。

这部小说充满了东北山区风土人情，说它是一幅风俗画一点都不过分，我在看书的时候，对于雷笔下的生活环境备感温馨，那也是我熟悉的、留下过许多履痕的故地。

于雷向人们讲述了一个迹近残酷的男女恋情故事，人物鲜活，感情扑朔迷离，对丑恶的鞭笞，对美好人性的褒扬都倾注在字里行间，我分明看得出，这是于雷的感悟和心血，是对人生的审视和对生活真谛的感知的结果，我深信会得到读者的认同。

在我教过的学生中，先前出了个专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常万生，现在又出了个于雷，有出版界朋友戏问：是不是你传授了什么小说秘诀？“小说入门”是没有的，爱好文学的“传染”或许有吧。

我等待着于雷更为发聋振聩的作品问世。

2000年4月17日 长春

—

北方有座琵琶顶子山，山下有条蝌蚪河，河从蝌蚪镇南面流过，绕着琵琶顶子山甩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弯儿，又朝东蜿蜒而去。

说起蝌蚪镇，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传说是乾隆爷亲自下旨在这儿建的镇，还亲笔写下了“蝌蚪卫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刻在镇东大石砬子下的一块巨石上，虽然常常被尘灰埋没，但大雨一过，圣上那刚劲的笔锋还会清晰可见。其实，乾隆爷在这儿挥笔建站的传说还是有根有蔓的。据说，这和乾隆的祖太太爷爷，也就是清始祖布库里·雍顺有关。说是始祖从长白山下来，就立志建基立业，决心征服白山黑水这一大片地方。有一次，他平定叛乱时，被叛兵追杀，遇了难，只身杀出一条血路，翻过了琵琶顶子山，逃到了蝌蚪镇这个地方。当时，这里只有三间大草房子，是供那些过路的人和马歇脚宿夜的马车店。店主见一个彪形大汉昏倒在门口，身着铁甲、腰卧银刀，知道这是个非凡的人，就把他背进了屋里。店主猜到他是饿昏了，可赶巧，店里这天又没有什么可吃的，急得店主团团转。突然，他想起了河里的蝌蚪，于是，店主就把刚从山上套来的一只拳头大的沙半鸡儿^①用火烧焦，烧出了味，再用乱麻秧子把山鸡缠包成一个麻团儿，拴上根绳子，就奔向了蝌蚪河边。他把乱麻团儿扔进河里，蹲在河边，拎着绳子，吸起了蛤蟆烟。没半袋烟儿的工夫，他再把麻团儿从河里拽出来时，只见拉出来的不是麻团儿，净是一些蠕动着，形同小龙虾似的大大小小的蝌蚪。小龙虾和蝌蚪的区别就在于眼睛，小龙虾眼睛是圆圆的，而蝌蚪却长着三角眼。

^① 沙半鸡儿：长白山一种鸟，学名毛腿沙鸡，肉可食，为野味之上品。（作者注，下同）

蝌蚪们全都被粘在了麻团儿上，又可怜巴巴地被店主捉住，扔进了背筐里。

店主背着满满一筐蝌蚪回到了店里，雍顺还昏睡不醒。店主忙三火四地把蝌蚪倒进了一个大木桶里，舀上了水，抓一把盐扔了进去。蝌蚪们在木桶里开始不停地蠕动，慢悠悠地伸动着钳子一样的长夹子，嘴里吐着一团团白沫儿。店主用木棍子搅拌着，蝌蚪们随着水流在桶里翻滚，等到皂沫一样的白沫子从木桶沿边淌出来，店主就把木桶倒控过来，控净了水，又把鲜活的蝌蚪们一股脑儿地全都倒进了热水锅里。蝌蚪们大概意识到了自己危在旦夕，都伸展着扁尾巴啪啪地拍打着温热的水和锅边子。可拍打归拍打，不一会儿，它们就由黑色变成褐色，又由褐色变成红色。锅里就像燃起了一团鲜红的火，店主脸上也泛起了火一样的光。他把火炭儿一样的蝌蚪一个个捞出来，又一把把地放进大石磨眼儿里，转动石磨，蝌蚪们顿时粉身碎骨。不大工夫，白里透红的蝌蚪沫浆就在热锅里沸腾了。店主往锅里投进了一大把盐、一骨录儿山花椒藤子，还有一小捆山韭菜。等到把煮熟了的蝌蚪沫浆用木碗端到雍顺嘴边时，沫浆就成了一木碗蝌蚪豆腐。

蝌蚪豆腐救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命，才有了雍顺的子孙们铁骑南下，逐鹿中原，才有了乾隆爷承祖登基、辉煌载世。乾隆爷不忘祖恩，便把蝌蚪镇这个地方册封为清祖的发祥地，还移来了三百户旗人，在这儿建起了佐领衙门，也叫“卫站”。当时，旗人有旗姓，有姓瓜尔佳的，后来改为姓关，现在蝌蚪镇的关姓人家，就是这一脉子孙。还有姓钮钴禄的，后改为姓郎了，郎氏家族也在蝌蚪镇留下了根儿。何奇勒是现在何氏家族的祖姓，何氏先人学会了做蝌蚪豆腐，一直传到了今天，所以至今人们还认准一个理儿，只有何家的蝌蚪豆腐才算正宗。

关、郎、何这三个在旗的大家族在蝌蚪河边建起了一栋栋房子，沿河而居，但他们没有破土河南，河南的琵琶顶子山上净是些

参天大树，大概有这山时就有这树。山下是一大片蒲草甸子，雨季连绵的时候，蒲草翠绿，连着片地竖在水中，水接着河，一直漫到琵琶顶子山根下，把个琵琶顶子山紧紧地抱着，山就像个大绿葫芦，晃悠悠地漂在那里。在雨少的季节里，甸子里的水都撤走了，蒲草甸子成了大草塘，无论多高的人，钻进草塘里，都看不到一丁点儿身影。要是惊起一群野鸭，群鸭就紧贴着蒲草尖朝东飞，飞向蜊蛄河下游的宽敞处。镇西也有这样一片草甸子，人们经常钻到里面去拣野鸭蛋。

三姓家族在这儿建镇时，小镇很美，一条小街嵌在长方形的城池内，街面是用蜊蛄河里的大圆石铺就的。小镇的西头是关帝庙，镇北山根下有个娘娘庙，镇东头是药王庙。庙门涂着红色，除这点儿红色之外，其余的房舍都是清一色的青砖青瓦。小街也十分繁荣，商行鳞次栉比，从山里和山外来的买卖人常挤到这里，卖山参、虎骨的，卖木耳、蘑菇的，卖野鸡、孢子的……山珍山货整整摆了一条街。老何家的蜊蛄豆腐就在这时候扬了名。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到了旗人都割去了辫子，山外面到处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个偏僻的山中小镇，还是稳稳当地藏在深山中。这里的人不知道来了日本鬼子、不知道有了共产党。他们不担心缺衣少食，他们只知道辛勤劳作，在田里、在山上，发泄自己旺盛的精力。后来，几股土匪窜到这里来争夺地盘，这块三不管的地方才开始遭了殃。那年土匪吴傻子 and 巨匪张大秧子在这儿耍狗馱子^①，傻爷动了怒，一把火点着了小镇，烧了足足一天一夜，把个蜊蛄镇的大半拉子城烧个精光。傻爷烧完就跑得无影无踪，衙门却吓得搬了家，搬到了山那面现在的县城那个地方。关、郎、何三姓家族的富裕人家再也不敢在小镇上居住了，把家底儿用大车小车拉着，轱辘到了山外。剩下一些穷户人家倒不怕土匪折腾，仍然守着祖传下来的那一丁点儿土地，还有放

① 耍狗馱子：耍狗熊。

山的本事，有滋有味地活着。但是，公路从不往这儿修，铁路也不往这儿通，小镇自己衰落下去。何氏的蝌蚪豆腐铺子也随着开始清冷了。蝌蚪镇像一块古币，被扔到了很少有人光顾的角落。直到解放，外来人来打土匪、闹土改，小镇人才觉得世上出了新鲜事儿，不十分情愿地跟着时代的大潮滚了过来。等区长关连山把区政府的牌子挂在关帝庙红门柱子上的时候，蝌蚪镇才像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一个叫不出名的古董，摆在了县长的沙盘上。

这个时候，剩下的几小股土匪都躲到了深山里，很少再来骚扰小镇，但镇里却涌进了不少外来人，逃难的、当兵的、跑差的，原本纯净的三大姓给掺进了沙子。气得三姓人从来不用好眼光瞅这些外来人，他们嫌外来的男人不会绑靮鞞^①，不会下野牲口套子，不会养笨狗追傻孢子；他们嫌外来的女人不会抽烟袋，不会屈膝打万福，不会抱着孩子在大街上喂奶。区长关连山开过大会，宣布要学习城里人，见面不要再作揖，要相互握手，可镇上的人没有一个握的。作揖是不作了，却都把双手插进袖筒里，无论冬夏，见面时就行袖筒礼，抱着膀子相互寒暄。

有一次，县妇教会来蝌蚪镇发动妇女解放运动，并说要把娘娘庙前那座不知哪年哪月为一个郎氏女人建的贞节牌坊拆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先是几个郎姓的老太太守着牌坊大骂“伤天害理”，骂声招来了所有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硬是在那座牌坊前整整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关连山宣布不拆了，这些女人才恋恋不舍地挪动天足，进了自家的门，又愤愤地把大脚盘在热炕上，端起长烟袋，再一顿数叨。

这事儿没过多久，妇教会做通了老何家二丫的工作，和比她小五岁的小丈夫打八刀^②，又同她相爱的还扎小辮子的关老爷子的

① 靮(wù)鞞(ia)：牛皮做的鞋，鞋脸带褶。棉胶鞋也称“胶皮靮鞞”。

② 打八刀：离婚（多为女方用语）“八”“刀”合在一起即“分”字。

孙子关玉河搞起了“自由”，这下又惹了祸，关玉河的迎亲花轿还来得及抬到二丫家，二丫就跳了河，把自己喂了蝌蚪。死前，她对关玉河说，她实在受不了镇上人的“舌头”。

这事儿一出来，二丫就成了榜样。老郎家的老太太还把她家族的姑娘媳妇们召集到了那座牌坊下，指着牌坊讲她们的祖太姑奶奶是皇帝封的贞节烈女。说这个老祖宗也是从小订的亲，就要办喜事的时候，未婚的男人突然得暴病死去。老祖宗不听族人相劝，决意要嫁到夫家。婚礼那天，她抱着一只大红公鸡，同公鸡拜了天地。她想从一而终，一心一意孝敬公婆。谁知，第二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她钻进镇西的蒲草甸子里去割蒲草，预备给公婆打几双过冬的草鞋。蒲草还没捆好，镇上老何家的二流子就把她按倒在草塘里，把她糟蹋了。她哭着跑回家，跪在公婆面前，述说了一切。她说她不能活了，脏了的身子不能再守候丈夫的灵位。当天晚上，她就跑进了琵琶顶子山，把自己喂了山牲口^①，等家人找到她时，深山里的只有被山牲口撕碎了的衣服和一块块白骨。

蝌蚪镇有个规矩，女人只要破了身子，就不允许跳河自杀，说是怕脏了蝌蚪河，埋汰了蝌蚪河里的蝌蚪，蝌蚪的祖先毕竟救过皇帝的祖先。所以，皇帝的后代也不想亏待蝌蚪的后代。

再说，老郎家的祖太姑奶奶死后，郎氏家族不干了，直逼得何氏家族使用了家法，把二流子点了天灯，郎氏家族才撤了火。但好长一段时间，郎何两家不再通婚。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下旨来，让老何家出钱为老郎家的烈女立了这座牌坊，牌坊的四根石柱上蹲着四个石羊，说烈女是属羊的。那四只石羊面朝东南西北，有趴着的、有跪着的、有站着的，还有一只是睡着了的。反正四只羊雕塑得惟妙惟肖。

老郎家的老太太讲这个故事时，由于激动，嘴角直冒唾沫星

① 山牲口：统指大的野兽。

子，还聚起不少白沫，和蝌蚪吃盐水时吐出的沫子一模一样。她用长烟袋锅子指点着站在牌坊下的姑娘媳妇们，吓得那些女人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

老郎家训过了女人，老关家、老何家也一定得训。于是，无论妇救会怎么吵吵“解放妇女”，蝌蚪镇的女人们就是没敢乱动，全都安分守己地猫在自家，围着锅台转。

斗转星移，等到我们的女主人公陶曼来到蝌蚪镇时，小镇仍然还是那么古朴。小镇古朴得出奇、小得出奇，好像还浸在老陈酒中，醇香的古味泡得小镇人仍然大醉不醒。小镇也真小，剩下的上百户人家挤在蝌蚪河北那一小堆儿里。要是区长关连山在镇西头撒尿，镇的东头就能听到哗哗的响声，这响声当然和蝌蚪河的流水声不一样，区长关连山的尿声短促而清脆，河水声却悠长而沉闷。

其实，解放后小镇也有变化。就说那条狗肠子似的小街吧，像冬眠过后苏醒了蛇，随着满街乱串的人舞动起来，什么“爱国卫生”、“破除迷信”、“打倒反动会道门”、“废除包办婚姻”、“男女平等”、“建设新中国”等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满街都是。即使是小镇上的人没几个识字的，但标语照贴不误，每天都在小镇人的眼前晃动。可是，标语归标语，小镇人木呆得几乎发锈，还扎小辮子的关老爷子和郎家老太太等一大群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解放，什么是共产党。他们指着毛主席的像，说是新皇上，指着朱总司令的像，说叫共产党，是当今的宰相。气得区长关连山背后直骂他的本家爷爷是个老封建。关连山有小肠换气^①，一生气，气卵子就掉下来，这回又掉下来了，他不管有没有人在眼前，就用一只大手去抓裤裆，往上揉卵子。外来的区委书记温得胜劝关连山说：

“慢慢来嘛，会改造好的，咱这地方自古就藏在大山里，小日本儿占了咱东三省，到处烧杀掠抢，可就是没摸着咱小镇的边儿，关

① 小肠换气：疝气病。

老爷子老了，脑瓜得慢慢换神儿，不能着急嘛，真的。”

温得胜替关老爷子说了不少好话，劝他本家孙子，可关老爷子不领这个情，当面不敢，背后大骂温得胜：

“狗日的，俺老了，换脑骨？换个屁！姓温的那外来野小子，是狐狸背尾巴，硬装好人样。其实他呀，核桃皮熬汤全是坏水儿，净背后捅咕。连山这傻狍子还把鸡巴当酒壶。瞧，让他俩把咱这儿折腾的，老爷儿们不像老爷儿们，老娘儿们也他妈的妖道起来了。”

在我们的女主人公陶曼来的前几天，区长关连山的气卵子又掉了下来，他召集区所属的大小官员开大会，他大声说：

“不是俺吹牛卵子，新中国什么都能改造，螞蛄镇也能改，俺他妈的不管什么爷爷奶奶，陈谷子烂芝麻的，扯不扯呢，都要扫掉，不信瞅着，谁别过谁？俺关连山要别不过那些老封建，俺他妈早晚就得死，瞅，扯不扯……”

区长关连山没念过书，认识的字还不及螞蛄镇的破房子多。光复前他家穷得裤子露腚沟儿，穷急眼差点学土匪上山拉杆子^①，多亏他娘，抱住他的腿，死活不让他去，这个孝子才断了那股邪念头。后来，他娘给他娶个也是在旗的傻媳妇，想稳住他的心。虽然媳妇傻乎乎的，但知道侍候娘，他也就心满意足了。那天，他三姑夫打县里来，讲了许多山外边的新鲜事儿，什么闹土改、减租减息，还说小伙子们都去扛枪杆子，上前线打蒋光头，解放全中国，把个关连山听得耳根子嗡嗡响。没过几天，他就背着他娘和他的傻媳妇跑进了县城，当兵没当上，县土改工作队收留了他，他当上了一名土改工作队员，驻进了几个村屯搞土改，边搞边学着别人的样，倒也懂得了不少道理。后来就入了党，还学会了在人前做报告，虽然报告时车轱辘话^② 多点儿，还带啰嗦儿，但还是有人听，因为听的人都觉

① 拉杆子：杆：旗杆，竖旗立山头当山大王。

② 车轱辘话：说话重复。

得自己不如他懂得多。

等到县长发现琵琶顶子山的大森林里还有一个蝟蛄镇时，就急得狗咬卵子——团团转，愣是找不到一个能到那里去当干部的人，也巧，被派去蝟蛄镇区当区委书记的温得胜认识关连山。温得胜原来在解放军部队里当过副营长，是个南方人，那年和部队卫生连里一个叫山琴的姑娘结了婚，山琴生了个娃娃。温得胜连孩子面都没见着，就随军北上了，至今也打听不到她们母女的下落，温得胜心里总挂念着。到东北来剿匪建立人民政权，在一次战斗中他挂了彩，部队走了，他就留在当地给关连山他们当土改工作队的副队长。

他向县长建议，让关连山回蝟蛄镇去当区长。第三天下午，两人就背着行李卷、挎着盒子炮，步行了二百多里地，出现在蝟蛄镇的小街上。小镇的人们像见到了怪物、碰上了土匪，笨狗也朝他们汪汪叫。

他俩把区政府的牌子挂在了关帝庙的门上，清出了几间房子做办公室，堂堂正正地在正厅挂上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然后，就走家串户，一遍一遍地讲新政权、人民当家做主人的道理，讲得小镇像开了锅。其实，即使是闹土改，小镇也用不着斗地主，也没地主可斗。各家各户都有一块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地，只不过有的大些，有的小点儿。也没人收租纳税，大多数住户都靠放山为生。像何家那样的蝟蛄豆腐铺子没几家，只剩一家杂货铺、一家铁匠炉、一家棺木铺，还有一家碾磨房和一家山货棧兼客棧的大车店。虽然他们都很勤俭，也从不挥霍，但箱子底儿里也没积蓄几个钱儿。所以，补划成份的时候，中农也没定上几户，净是些叮当响、响叮当的贫雇农。田地呢，组织几个人丈量一下，按人口一分，把地多的分给地少的点，也就算土改了。

温得胜在镇民大会上说：“这儿穷人家多，就得讲受穷的道理，只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才能不受穷。”他还说：“这里斗争的

主要对象就是封建，要破除迷信、打倒迷信，小镇才能正正当当地过上好日子。”

关连山听温得胜的，温得胜咋说，他咋干。因此，关连山特恨封建迷信，本家爷爷他也恨。一恨之下，他就给“药王庙”和“娘娘庙”贴了张封条，还上了把大锁，自此，药王庙和娘娘庙就断了香火。

他还成立了个武装民兵排，上县里要了几条枪，又把过去曾和他拜过把子的几个穷兄弟串拢到一块儿，练打枪、甩手榴弹，螭姑镇才算有了人民武装。

他这一折腾，可把关老爷子气疯了。这一天，关老爷子站在药王庙前破口大骂：“造孽呀，造孽呀，关家出了个孽子，俺怎能对得起祖宗，药王庙也封了，谁来保佑咱们没病没灾呀？雷公爷呀，下个雷吧，劈死那姓温的外来野小子，劈死关连山这个孽种，下雷吧！下雷吧！”

“下雷吧，下雷吧……”关老爷子喊声一落，一大群老爷子、老太太都跪在药王庙门前，面朝南叩头，随着关老爷子哀叫。

这时，关连山来了，一看这阵势，火冒三丈，他拔出了手枪，冲到关老爷子跟前，大声冲他本家爷爷喊：

“扯不扯呢，你再咋呼，俺崩了你这个老封建！”

关老爷子没请来雷公，却见到了关公，吓得他一鼓肚子，把个红裤腰带挣断了，缝着白裤腰的黑夹裤差点没秃噜^①到脚跟儿。他忙拎起裤子就朝自家颤颤跑去，猪尾巴似的小辫子在脑后随着他的颤跑而甩动着。

也该出事儿，就在关连山要枪崩本家爷爷的第二天，关连山三婶家的四小子，头一天还蹦蹦跹跹地满街跑，今儿个突然得了抽风病，嘴里咕嘟咕嘟地往外吐白沫儿，吓得三婶忙去找关老爷子，关老爷子只摆手不说话。三婶嚎啕大哭，本家的爷儿们娘儿们都麻了

① 秃噜：脱落，坠下来。脱口失言也叫秃噜。

爪儿^①，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小镇上有个郎四爷是个老中医，还有一个叫马大哈哈的牙医，大号叫马民，马民家门口挂个大大的白牙床子当幌子，牙缝勾描了红色，十分显眼。光复那年，郎四爷死了，惟独一个继承祖业的儿子也卷巴卷巴家底儿，弄一架铁轱辘车，把药铺子拉出山里去了山外。自打这时起，百十几户的人家，有病有灾的就靠上药王庙去求保佑，死活都指望着这座庙了，因为牙医只会镶牙、治牙，有了别的什么毛病也没人去找他。

四小子越抽越厉害，三婶朝南磕头把脑门子都磕出了血，可是，四小子还是头一歪就断了气。

这下子，小镇炸了营，关家的大人们都聚到关老爷子家，要他对关连山施行家法。关老爷子不吭声，大概让关连山屁股后面挂着的猪膀胱似的盒子炮吓住了，因为老爷子最怕枪。镇上有名的二虎、关连山的远亲二叔冲着关老爷子说：

“四叔，你也不敢管了？俺来，看俺去收拾收拾他。”

关二虎冲出屋，在房门旁摘下了一根扁担，一把撸掉了拴在上面的扁担钩子，提着光扁担就上了关帝庙。

关帝庙里，关连山和温得胜也正在合计四小子死这件事。温得胜说，得把卫生所建立起来，第一个人选就是牙医马大哈哈马民，然后去山外再把郎四爷的儿子找回来，让他当所长，要几个护士，彻底解决小镇缺医少药的问题。不这样，小镇人有个头痛脑热的，还得靠求神拜佛或用些土方法，因为小镇离城里太远。

关连山没个不赞成，他大手一劈，又狼哇地喊起来：

“中中中，扯不扯，只要有个小医院，封建才能砸个稀巴烂。”

突然，他俩见关二虎提着光扁担气势汹汹地走进庙来，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孩子。

“二叔，你来了。”关连山像猜出了什么，主动站起来，迎上去

^① 麻爪儿：慌了手脚。

问。接着把屁股后面的盒子炮拽到了前面，手握着枪把儿。

“啊，来，来……来看看。”关二虎的脸失去了虎色，斜着眼睛只盯着关连山腰间的那支枪。

“二叔，有事你就说吧。”温得胜站起来说。

“没人跟你说，你算这镇的老几？俺来找山子。”关二虎一见温得胜，又愤怒起来。

“二叔，你再跟温书记这么说话，俺就……”关连山就要拔枪，让温得胜制止住了，但却把关二虎吓了一跳。

“山……山子，你听二叔的话，把药王庙的门开……开吧，咱镇没……没它不行呀。”关二虎乞求着说。

“俺早知道你要拉几个粪蛋儿，告诉你，你再煽惑大伙儿信那迷信的庙，俺就先斗斗你，走！先让你上民兵那儿呆一会儿，晚上开大会斗争你，咱镇还没斗争过谁呢，拿你开刀。扯不扯。”关连山又狼嚎似地喊，吓得关二虎扔掉了光扁担，冲着关连山直作揖，嘴打结巴。

“别……别……别的，山子，二叔就是说说，干不干，听……听……听你和温……温书记的，好了，山……山子，二叔不不管了，俺……”关二虎逃出了庙。

“哈哈，瞅扯不扯……”关连山狼嚎似地笑。

“连山，今后不能这样。”温得胜凑过来拍着关连山的肩膀说。

“咋啦？这些老封建，你不厉害……”

“连山哪，咱们共产党有章法，并不是六亲不认，是要为老百姓办事儿的，他们是人民哪，封建这玩意儿不是能吓唬掉的，得慢慢让他们明白，封建这玩意儿是害人的，一两天怎么能扫去几千年的东西呢？连山，今后别光发火，今晚去你二叔家，给他赔个不是。”

“中！俺明白了，老温，俺去中吧？”

“嗯，去好好说话。”

“嘿嘿……”

晚上，关连山一进关二虎的家门，关二虎就吓得尿湿了裤子，他不知道什么叫斗争，他以为斗争就是像土匪撕票一样抽鞭子、扒人皮。关连山朝他嘿嘿地笑，他不知道这笑的用意，关连山越嘿嘿，他的尿越急，等他明白关连山是来赔不是的，他的裤裆已经全湿了，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尿从裤裆里挤出来，纸糊的烟筐箩也浸湿在尿里。

关二虎事件平息后，关连山的枪压住了本家的爷叔两代，关家的权威和虎气就从关老爷子身上、关二虎身上移到了温得胜和关连山这边。关连山和温得胜觉得工作顺当了许多。可是，他俩也明显感到这蝌蚪镇就好像比山外面总慢半步，像河里的蝌蚪，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老是不紧不慢地爬。就说动员参军吧，他俩几乎磨破了嘴皮子，最终就把几个拜把子兄弟送走了。老郎家的两个适龄青年，死活不去。有一个用柴刀把自己的右拇指头剁去了半截，说是参了军也没用，不能钩勾死鬼儿^①。剩一个，躲进了琵琶顶子山，找也找不到。

再说，人家山外面的扫盲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这里的学校还不像学校样，虽然娘娘庙改建成了蝌蚪镇小学，县里还来了两名年轻教师，但没几个孩子来念书，女孩子更是不出家门。每天，学校里的读书声还压不过在河里光屁股抓蝌蚪的孩子们的嬉闹声。小镇人认准一个理儿，让孩子学画字儿没有用场，不如让自家小子学会放山打野牲口。小镇人放山、打野牲口，从来不使用枪，他们认为枪是土匪动用的玩意儿，所以都怕枪。他们让自家的小子学会下套子套山跳猫^②；学会挖地窖窖大马鹿；学会下夹子夹黑瞎子^③；学会放笨狗圈野猪。就是不让孩子上学，气得关连山的气卵子掉下来好几回。

① 勾死鬼儿：枪的扳机。

② 山跳猫：野兔。

③ 黑瞎子：熊。